



Drone

ROBBING THE BEES

A Biography of Honey

蜜蜂传奇

(美) 霍利·毕晓普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明与生活丛书

蜜蜂传奇

[美] 霍利·毕晓普 著
褚律元 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蜜蜂传奇/(美)毕晓普著;褚律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文明与生活丛书)

ISBN 7-100-05083-9

I. 蜜… II. ①毕…②褚… III. ①蜜蜂-普及读物②蜂产品-普及读物 IV. ①Q969.557.7-49②S8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3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明与生活丛书

蜜 蜂 传 奇

[美] 霍利·毕晓普 著

褚律元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083-9/Q·21

2007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序言	1
一 沼泽秘窖	9
二 养蜂大师	39
三 掠夺蜜蜂	71
四 传授花粉	109
五 螫刺	131
六 食品、酒、钓鱼	159
七 液体硬通货	191
八 蜂蜡	217
九 百宝药囊	243
十 蜂蜜食谱(古老的与现代的)	273



序 言

因为他一直吃着蜜样甘露，
一直饮着天堂的琼浆仙乳。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忽必烈汗》

每人都应拥有两三个蜂箱。
养蜂比养狗养猫更容易。
蜜蜂比沙鼠更有趣。

——休·哈贝尔：《蜜蜂》

没有人怀疑狗是人类最佳的朋友，
此种评价也同样适用于蜜蜂。

——马丁·塔尔科特：《食物的神秘生活》

六年前，我对蜜蜂还一无所知。我记不得儿时在花园中游玩或爬树时有过被蜂蜇的经历，也记不得有哪个邻居孩子曾经有过这样的痛苦。不曾有过古怪的乡村养蜂人偷偷地来窥探我们，树上也没有发出嗡嗡声的蜂巢，早年老家的厨房里也从不见一盎司的蜂蜜。由于我比较喜欢果敢的男孩子而不喜欢

脂粉气的人,因此没有学会欣赏蜂蜜的美味。对我来说,蜜蜂只是一种模糊的、多少有些威胁的东西,就像传染疟疾的蚊子或别的什么使人恐惧的东西。我从未独自遇上蜜蜂的袭击,很高兴有此好运。

后来,进入烦恼的成年期,希望找到一个能使人安宁的僻静处,于是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座房子,距我在纽约市蜗居的公寓有几小时路程。我十分倾慕乡村的景色与静谧,见到的是高大槭树的树荫,而不是摩天大楼;清晨,是啄木鸟和鸽子的声响唤醒我,而不是汽车的轰鸣声。这座房子是两百多年前的老屋,屋内有一个殖民地时代的老式而古雅的棕色壁橱,质地良好,历史悠久,引起我的探奇兴趣。不久,我发现这片小天地,包括笔直高大的大树,多岩石的环境,以及春天长满香蒲草的池塘,从前是一个种植烟草的农场。

由于新鲜的空气激励我有了一种热衷于亲自动手的开拓精神,我幻想自己成为某种类型的农夫。我幻想有一个大菜园、一个果树园,还有一个加工场。我设想搞到一群羊,制作羊乳酪和羊毛衫。我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英亩牧草地能养活一头奶牛或是什么别的家畜。我带着非常不实际的务农梦(这还是一个半日制的项目,而我又十分懒惰),去拜访我的朋友埃斯,他是设计半日制项目的专家。他带我去看他置放在住房附近草地上的几只蜂箱。我立刻被一个全新的想法吸引住了:一项不需要巨大投资,不需要走来走去、挤奶、洗刷的生活。设备与装置也相当精巧,一目了然。

埃斯给了我一个塑料容器,其中满是他最近的收获。我用

手指蘸了一点,放进嘴里。我的头朝后仰,双目紧闭,我真的生平头一次尝到了蜂蜜。在这种闪光的半流质里,我尝到了阳光,尝到了池塘里的水,尝到了土壤中的金属矿物质,尝到了黄花树的独特味道,尝到了遍长在草地上的盛开的野花。眼前,金色和绿色编织成的这一时刻,仍甜蜜地、完美地留在我口中。当我睁开双眼,立刻见到柔软的树枝与花朵上,游荡着众多的蜜蜂,而刚才我还毫未察觉。蜜蜂正以优美的小步舞的步法围着花朵飞绕。

为了让我的舌头能经常享受这种香甜的蜜汁,我决定要拥有自己的蜂群。养蜂显然是开发我的田地最为赏心悦目的选项。随着头脑里牛羊景象的逝去,我再次把头后仰,把嘴张开,请求再多一点蜂蜜。这就是我同蜜蜂及其神奇产品倾心相恋的开始。

如同大多数的恋爱一样,会很快进入迷恋。此后,我似乎到处都见到蜜蜂,时刻都想起蜜蜂。忽然之间,超市通道上满是蜂蜜,浴缸里也有蜂蜜,斯塔巴克^①的袋装辛辣调味品里,也有蜂蜜,那简直就像从蜂巢寄来的情书。城镇上,我见到有以“忙碌蜜蜂”为招牌的搬运服务公司,有“蜜蜂线”搬家公司;花园大道的隔离带中央,蜜蜂正在花朵周围飞舞。当最初的热恋消逝后,我便回头去寻找资料。我大量阅读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关蜜蜂和养蜂的书籍,我颇以了解了这种谦逊小生物辉煌历史的许多具体细节而洋洋得意。大部分此类书籍,是已有霉味的老书了,而

① 斯塔巴克(Starbuck),是一家著名百货店的店名。——译者注

我从中获得的乐趣,是永远新鲜、历久不衰的。养蜜蜂的记载,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实际上,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已有蜜蜂。古代人相信蜜蜂是天神派下来的信使,甚至认为蜜蜂本身就是神。尼罗河畔的国王们、皇后们把蜜蜂的图案刻在他们的印玺上,以弗所^①的希腊人把蜜蜂图像印铸在他们的硬币上。拿破仑皇帝把壮健的蜜蜂图案绣在他的武器罩上,作为雄伟、不朽与复活的象征。一天,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寻找有关蜜蜂的资料,有一本要找的书竟高声喧嚷起来,招来了满屋子人的惊愕。这种来自诸神的显灵,使我自己也感到了震惊。^②

以往的许多世纪中,蜂蜜是人类唯一的甜品,而人们在长长的历史中,经历无数的探索与磨难,才找到了他们所渴求的其他制糖途径。依我看来,在我们这个现代物质文明的世界里,充斥着非自然的糖替代品,而蜜蜂和蜂蜜,就像诗歌与神话,反被悲惨地忽略与冷落了。我本认为有蜂蜜就够了,不再需要别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读了几十年有关蜜蜂的报刊,才认识到我仅仅是开始接触它博大无垠的精彩内容。我在埃斯那里尝到的一滴珍贵的蜂蜜,是数百只蜜蜂的毕生成果,这一独特的美妙颂歌,是从数千朵鲜花通过一种诗意的采集仪式集合拢来的,而这种采集仪式数千年来从未改变。采蜜的蜜蜂大多数是雌蜂,她们用舞蹈来相互沟通,她们集体行动,行程数千英里,方得以共同生产出一磅蜂蜜。她们只存活数星期,在施放出令人生畏的

① 以弗所(Ephesus),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重要贸易城市。——译者注

② 这是作者描写自己的感觉。——译者注

毒针之后，便英勇地死去。是蜜蜂，通过交叉授粉，改变着植物的不同物种，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经过二十年对蜜蜂茫然无知的青少年时期，我才把这些神圣的昆虫及其可口的产品列入日常不可或缺的神奇物品之中。

数年后，我已有了自己的蜜蜂，收获了自己的蜂蜜，我对她们的爱恋仍十分强烈（尽管也有过痛苦的时刻），我便决定要写一本有关的书，记录下来自蜂巢以及无休无止的采集活动的奇异，作为向读者的舌上呈献的一滴蜂蜜。因为我仅仅是业余嗜好，只围着两三个蜂群转，同真正的养蜂人无法相比，因此，我需要物色一位专业养蜂人请他来讲述部分故事。写书需要一位比我经验丰富得多的专家来做指导。

为了寻找这位智者，我便求助于早年从事研究工作所熟悉的国家蜂蜜委员会网站。该委员会有所谓的蜂蜜搜索器，即包罗各州商业性养蜂人及其产品种类的索引手册。佛罗里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是我的首选，因这两州的养蜂数最多，又因我想知道蜜蜂在不同温暖地区有何不同变化。我向该两州的数位养蜂人发去电子邮件，向他们说明我的研究课题，并询问他们，能否允许我去他们那里住几天，看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在我征询过的二十人中，只有唐纳德·斯迈利来了回音，是从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佛罗里达州的韦瓦希契卡发来的。回想起来，我想，不少人未给回复，是因为养蜂人是极其忙碌的，工作是极其艰苦的。纽约市的什么作家发信来谈养蜂，往往像是在闹着玩。独独斯迈利愿意冒丧失时间的风险来回答我的无穷询问，因为他正同我一样，渴望着去歌颂蜜蜂和蜂蜜。他突发此

念,是在十七年前,至今仍萦绕心头。他在接到我首封电邮的第二天就发信给我说:“哈罗,霍利,我有兴趣帮助你完成你的著作。不过,三月底对我不是最佳时候,四月的第二周也许更好些。那时正是水紫树鲜花正要盛开的时候,此后工作要忙个不停,没有玩儿的时间了。请给我来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叫醒我的最佳时间是清晨5点至7点。”我们首次通电话那次,头五分钟,他谈到他的工作时,充满着激情、喜悦与自豪,说:“我知道我的余生都将奉献给这项任务了。”我同他的想法一模一样。

笔记:地球上的蜜蜂种类据估计有一万六千种。从热带地区的无刺蜂到东南亚的巨型蜂,各有不同的性格,各有各的有趣历史。本书着重讲“埃皮斯”属(genus *Apis*),下有 8 个种(species),其中最著名、分布最广的是埃皮斯-麦里弗拉(*Apis mellifera*),也就是“西方蜜蜂”。麦里弗拉种包括 24 个亚种。我的研究重点是意大利亚种“里格斯蒂卡”,据我所知,这是最好的品种。我在后花园里培养里格斯蒂卡,斯迈利很久以来也对它情有独钟。

另一个笔记:在三年之中,我多次探访唐纳德·斯迈利的不断扩展、不断变化的养蜂法。每一次去到他那里,都发现有新的蜂群,新的装备,通常还会有一两名新助手。我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他大约有六百只蜂箱,如今已大大超过一千只。为了简化叙述,我拣出其中的七百箱(我访问他的第二年他所拥有的蜂箱数)作为全书的基本背景。除此之外,三年来我搜集到许许多多的实例足以阐明唐纳德·斯迈利及其养蜂场的典型生活。

一 沼泽秘窖

“一个人的财产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

——无名氏

“生活之所以成为鲜花，乃是因为有了蜂蜜这样的爱情。”

——维克多·雨果

有一年正当水紫花收获季节，唐纳德·斯迈利在脱靴子的时候睡着了。他在办公室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发出鼾声，一只脚上还套着泥污的靴子，另一只脚蜷曲在大腿下面。他醒来后想，现在还只是四月中旬，还不到时候呀，至少还要一个星期呀。他坐在转椅上，把一只笨重的黑皮靴穿上，眨了眨眼睛。季节还刚刚开始啊，可是48岁的身子骨已经感到紧绷绷的了。一年之中最累人也最获利的水紫花蜜收获季节很快就要来到，而他已经因工作太多、睡眠太少而颇感疲惫了。“有时我疲乏得睡不着觉，”他咕哝道，“我还在思考：我这么累了，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他马马虎虎地穿上另一只靴子，还在默默地盘算着要做的工作。

他抻了抻身子,缓缓地走进隔壁厨房里,趁出去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之前,把今早第三杯咖啡倒进一只有裂痕的塑料杯。他喜欢浓浓的、不掺奶的黑咖啡。“这才能让我开始工作,”他说,一边深深地喝了一大口咖啡,一边用手把后门打开。形状像平锅把的佛罗里达州,4月天上午9点钟的气温已经高达70度(华氏,约39摄氏度)。斯迈利戴着一顶已磨损的垒球帽,穿一件汗背心、一件长袖劳动布衬衣、一条厚厚的工装棉布裤,从办公室走到停在他屋旁的货车,他已经出汗了。

在他的淡棕色加绿色的牧场的尽头,有一座40英尺长的钢结构匡西特活动房屋^①,同他的住屋一般大。这是生产蜂蜜的工场。这里储存着各种设备,以便加工他的收获物。他养着大约四千万只蜂,分布在22个蜂场,这些蜂场分散在韦瓦希契卡的多处沼泽、农田与森林。此时,制蜜场正在“休眠”,正如收获葡萄前的酿酒厂。不过,这间静寂无声的小屋很快即将变为一座闹哄哄的制造喷香蜂蜜的工厂。

邻近还有另一个“休眠”的建筑——带有两间卧室的壳状简易房,是为自己和妻子葆拉准备的。他未来的住所约3400平方英尺,比他现在住的房屋大三倍半,有两间车库,嵌入半地下的浴缸,有办公室,隔开的走廊,还有单独的储藏室储存蜂蜜。结婚六年的妻子葆拉急于从只适合单身汉和幼儿居住的老房子搬出来,搬到更宽敞的、卧室中不再见到蜂箱的新房子。她还需

^① 匡西特活动房屋(Quonset hut),由预制构件搭成。此种房屋首先由美国人于1941年在罗得岛的匡西特海军航空站建造,由此得名。——译者注

等待收获结束。要看承包商同蜜蜂的进度快慢。很可能,斯迈利一家要到秋天才能迁入新居。与此同时,必须付出代价。“该去工作了,”他说。大口喝咖啡,瞧一眼他的房子,“需要水紫蜜来付砖钱。”

斯迈利登上闪闪发光的白色福特 4×4,打开收音机和空调器,把咖啡杯搁在杯座里,驶出了车道。从他房子所在的波兹曼广场,转到“老汇兑街”,然后又上了“71 号大街”这条韦瓦希契卡(当地人只简称为“韦瓦”)小镇上的主要交叉路。

从地理位置来说,韦瓦到新奥尔良、伯明翰、亚特兰大、约克逊维尔^①的距离相等。从文化层面来说,斯迈利的家乡更接近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沿海地区和亚拉巴马州,而同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沙地避暑区大相径庭。当地人常常把这个地区称之为“L.A.”或“Lower Alabama”(下亚拉巴马)。有人叫“South Alabama”(南亚拉巴马),或“Salabama”(萨拉巴马)。萨拉巴马的老房子都是木质结构,架在晃晃悠悠的撑架上,屋顶是马口铁。古老的木兰树缠着西班牙矮短苔藓,给了这些一层小楼巨大的树荫。有些地方,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旁边停一辆能用汽车拖走的活动房屋,是当地的一大景观。货车停放在屋旁结实的沙地上,车身后部往往有个引人注目的枪架,架上也许还有根钓鱼竿。71 号大街上有几座房屋的门口挂着出卖煮花生、蜂蜜、活虾、淡水螯虾的招牌。居民们坐在遮荫门廊的深处,向外眺望顾客和路上来往的车辆。这条路南起 20 英里以外的海岸,往北 50 英

① 都是美国地名。——译者注

里可抵亚拉巴马的州界。南北佛罗里达的差别,如斯迈利所说,像黑夜与白天。

斯迈利的生活大多围绕着 71 号大街。他出生在这条大街,原来的住房曾是私人医生诊所,如今是“艾迪美容院”。他就读的小学、中学就在路旁,还有银行、超市也在路旁。甚至他的移动办公室——货车的总部,也在 71 号大街,他每天要在这条路上驶行数小时,以便穿梭在多个蜂场之间。只有一条通衢大道的韦瓦镇仅有 1700 个居民,当地人都相互认识,陌生人一到就被认出来。斯迈利认识许多过路汽车的司机,经常抬抬扶着方向盘的左手手指,来打招呼。

遇到头一个红灯,斯迈利停下车,眺望韦瓦的“市中心”。紧靠交叉路口,是兰迪开的打折百货店,还有谢弗隆加油站,庇特的药房,托尼的渔具店,JR 的食品店和汽油站,还有一个废弃的加油站,一家已倒闭的甜饼店。他还能见到一家五金店,一家汽车零配件店,一家“潜水艇汉堡包”^①小卖店,还有几个招租摊点,再就是佛罗里达信托银行。再往前,是市立爱丽思湖公园,其中有小亭子、池塘、野餐桌,还有一个色彩明亮的塑胶儿童攀缘游戏立体构架,以及新建的图书馆。至于其他小镇常有的娱乐场所如保龄球馆、游乐中心或电影院,此地都见不到。“韦瓦从前有过一座电影院”,斯迈利指指前面,“就在法庭旁边,不过在我到达能进影院的岁数以前,就烧坍了。”斯迈利一生中,见到不少店铺被烧毁,不少的关了张。在这交叉路口,可以感觉到南

① 出售形状像潜水艇的大号夹肉面包。——译者注

方小镇常有的那种繁华已逝、一去不返的伤感。“从前这里还有家‘五分一角店’^①、一家鞋店、一家服装店，可惜都关门了。”他说，“还有一家干洗店，也关门了。”因为娱乐活动、干洗、廉价百货、餐馆、家用建筑器材等，都搬到距此地驾车半小时新建的名为巴拿马城的商业中心去了。

不算“潜艇汉堡”，值得韦瓦希契卡人夸耀的，有两家餐馆，一是“长沼饭店”^②，一是“小蜂群饭店”。菜单上满是煎鱼、秋葵嫩莢浓汤（常与肉与海鲜闷煮而成）、虾、小龙虾，偶尔会有蛙腿作为特供菜。斯迈利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自己去逮、去煮这类食物，那对他还在波兹曼广场上只有两间卧室的老房子里爬来爬去。按当地的标准，如今他已算是个富裕之家，那也是他数年来从事酿蜜开始的变化。他们一家兄弟姐妹共有 12 人之多，他的形容是：“长得又快、又多、又穷；佛罗里达州的北部，情况都差不多。”

斯迈利驶过他上过学的学校，他上到第十一年级也就是高中二年级，就辍学同他心爱的新娘结婚，在建筑业干活，安装空调。他的大多数同学也都在当地就业，包括农业加工、造纸、木材、化工、渔具厂等工业。斯迈利从建筑业出来，做过木材加工，在一家石油钻塔做过苦工，后来又在当地监狱做过看守。他喜欢上高度警戒班，因为这种班事情忙。“常班只要你屁股黏在那里，搔着头皮，看着犯人。”唐纳德·斯迈利喜欢忙碌。

① 五分一角店 (a five-and-dime)，指廉价小百货店。——译者注

② 长沼 (bayou)，美国南部的牛轭湖。——译者注